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元史卷一百八十九至九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元史卷一百八十九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七十六

儒學一

前代史傳皆以儒學之士分而為二以經藝顓門者為儒林以文章名家者為文苑然儒之為學一也六經者斯道之所在而文則所以載夫道者也故經非文則無

以發明其旨趣而文不本於六藝又烏足謂之文哉由是而言經藝文章不可分而為二也明矣元興百年上自朝廷内外名官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經能文顯著當世者彬彬焉衆矣今皆不復為之分别而采取其尤卓然成名可以輔教傳後者合而録之為儒學傳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也太宗乙未歲命太子庫春帥師伐宋德安以嘗逆戰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楊惟

中行中書省軍前姚樞奉詔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士凡儒生掛俘籍者輒脫之以歸復在其中樞與之言信奇士以九族俱殘不欲北因與樞訣樞恐其自裁留帳中共宿既覺月色皓然惟寢衣在遽馳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際則見復已被髮徒跣仰天而號欲投而未入樞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以傳緒百世隨吾而北必可無他復强從之先是南北道絶載籍不相通至是復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註盡錄以付

樞自復至燕學子從者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强之仕惟中聞復論議始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顔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于

后别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顔淵言行作希賢録使學者知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樞既退隱蘇門乃即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復為人樂易而耿介雖居燕不忘故士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復贈之言以博溺心末喪本為戒以自修讀易

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為勉其愛人以徳類若此復家江漢之上以江漢自號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

張頦字達善其先蜀之導江人蜀亡僑寓江左金華王柏得朱熹三傳之學嘗講道於台之上蔡書院頦從而受業焉自六經語孟傳註以及周程張氏之微言朱子所嘗論定者靡不潛心玩索究極根柢用功既專久而不懈所學益弘深微密南北之士鮮能及之至元中行臺中丞吳曼慶聞其名延至江寧學宮俾子弟受業中

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朱子四書者皆遣從頴游或開私塾迎之其在維揚來學者尤衆遠近翕然尊爲碩師不敢字呼而稱曰導江先生大臣薦諸朝特命爲孔顔孟三氏教授鄒魯之人服誦遺訓久而不忘頴氣宇端重音吐洪亮講說特精詳子弟從之者詵詵如也其弟子知名者甚多如瓜爾佳之奇楊剛中尤顯頴無子有經說及文集行世吴澄序其書以爲議論正援据博貫穿縱横儼然新安朱氏之尸祝也至正中眞州守臣以

須及郝經吳澄皆嘗留儀真作祠宇祀之曰三賢祠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谿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錢武肅王嫌名更為金氏履祥從曾祖景文當宋建炎紹興間以孝行著稱其父母疾齋禱于天而靈應隨至事聞于朝為改所居鄉曰純孝履祥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即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歷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基則學于黄榦而榦親承朱

熹之傳者也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時宋之國事已
不可為履祥遂絶意進取然負其經濟之畧亦未忍遽
忘斯世也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
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
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及備敘海船所經凡州郡縣邑
下至巨洋别隖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
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
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德祐初以迪功郎

史館編校起之辭弗就宋將改物所在盜起履祥屏居金華山中兵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盎然和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毋子分配為隷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傾貲營購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子之繫於常倫也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光作資

治通鑑祕書丞劉恕為外紀以記前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人筆削之所加也況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為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歷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通鑑之前勒為一書

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儒先所未發既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書曰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註四卷謙為益加校定皆傳于學者天歷初廉訪使鄭允中表上其書于朝初履祥既見王柏首問為學之方柏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

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為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基謂之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會之蓋柏字也當時議者以為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靜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己者也履祥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為仁山先生大德中卒元統初里人吳師道為國子博士移書學官祠履祥于鄉學至正中賜謚文安

許謙字益之其先京兆人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尚書八世祖仲容太子洗馬仲容之子曰洗曰洞洞由進士起家以文章政事知名于時洗之子實事海陵胡瑗能以師法終始者也由平江徙婺之金華至謙五世為金華人父觥登淳祐七年進士第仕未顯以歿謙生數歲而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以自課取四部書分晝夜讀之雖疾恙不廢既乃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為學若

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醎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奥於書無不讀窮探聖微雖殘文羨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强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為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辭約意廣讀者安可以易心求之乎讀詩集傳有

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攷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
備仍存其逸義旁采遠搜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
叢說六卷其觀史有治忽幾微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
起太皥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
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為光
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幾也故附於續經
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焉又有自省編晝之所為
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為也其他若天文地理典

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説亦靡不該貫旁而釋老之言亦洞究其藴甞謂學者孰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辯其同異别其是非也幾希又甞句讀九經儀禮及春秋三傳於其宏剛要領錯簡衍文悉别以鉛黄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而見之其後吴師道購得吕祖謙點校儀禮視謙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謙不喜矜露所為詩文非扶翼經義張維世教則未甞輕筆之書也延祐初謙居東陽八華

山學者翕然從之尋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不憚百舍來受業焉其教人也至誠諄悉内外殫盡嘗曰己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詞不能自達則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不倦攝其粗疎入於容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惰者作之鋭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及門之士著録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諫篤於

孝友有絶人之行其處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不出里閭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為恥搢紳先生之過其鄉邦者必即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謙觀其會通而為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大德中熒惑入南斗句已而行謙以為灾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祲謙貎加瘠或問曰豈食不足邪謙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邪其處心蓋如此廉訪使劉庭直副使趙宏偉皆中州雅望於謙深加推服論薦于朝中外名臣列

其行義者前後章數十上而郡復以遺逸應詔鄉閭大比請司其文衡皆莫能致至其晚節獨以身任正學之重遠近學者以其身之安否為斯道之隆替焉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嘗以白雲山人自號世稱為白雲先生朝廷賜謚文懿先是何基王柏及金履祥殁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故學者推原統緒以為朱熹之世適江浙行中書省為請于朝建四賢書院以奉祀事而列于學官同郡宋濂亨字彦修謙之高第弟子也其

清修苦節絕類古篤行之士所至人多化之

陳櫟字壽翁徽之休寧人櫟生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入小學即涉獵經史七歲通進士業十五鄉人皆師之宋亡科舉廢櫟慨然發憤致力於聖人之學涵濡玩索貫穿古今嘗以謂有功於聖門者莫若朱熹氏熹没未久而諸家之説往往亂其本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亡慮數十萬言凡諸儒之説有畔於朱氏者刋而去之其微辭隱義則

引而伸之而其所未備者復為説以補其闕於是朱熹之説大明於世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櫟不欲就試有司强之試鄉闈中選遂不復赴禮部教授於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性孝友尤剛正日用之間動中禮法與人交不以勢合不以利遷善誘學者諄諄不倦臨川吳澄嘗稱櫟有功於朱氏為多凡江東人來受業於澄者盡遣而歸櫟櫟所居堂曰定宇學者因以定宇先生稱之元統二年卒年八十三揭傒斯誌其墓乃與吳澄並稱

曰澄 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于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俱而足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是可謂豪傑之士矣世以為知言

胡一桂字庭芳徽州婺源人父方平一桂生而穎悟好讀書尤精於易初饒州德興沈貴寶受易於董夢程夢程受朱熹之易於黃榦而一桂之父方平及從貴寶夢程學嘗著易學啟蒙通釋 一桂之學出於方平得朱熹

氏源委之正宋景定甲子一桂年十八遂領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遠近師之號雙湖先生所著書有周易本義附録纂疏本義啓蒙翼傳朱子詩傳附録纂疏十七史纂並行于世其同郡胡炳文字仲虎亦以易名家作易本義通釋而於朱熹所著四書用力尤深餘干饒魯之學本出於朱熹而其為說多與熹牴牾炳文深正其非作四書通凡辭異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辭同而指異者析而辯之往往發其未盡之藴東南學者因其

所自號稱雲峰先生炳文嘗用薦者署明經書院山長

再調蘭溪州學正

黄澤字楚望其先長安人唐末舒藝知資州内江縣卒

葬焉子孫遂為資州人宋初延節為大理評事兼監察

御史累贈金紫光禄大夫澤十一世祖也五世祖拂與

二兄播揆同年登進士第蜀人榮之父儀可累舉不第

隨兄驥子官九江蜀亂不能歸因家焉澤生有異質慨

然以明經學道為志好爲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復思久

之如有所見作顏淵仰高鑽堅論蜀人治經必先古注疏澤於名物度數考覈精審而義理一宗程朱作易春秋二經解二禮祭祀述略大德中江西行省相臣聞其名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使食其禄以施教又為山長於洪之東湖書院受學者益衆始澤嘗夢見夫子以為適然既而屢夢見之最後乃夢夫子手授所較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始悟所解經多徇舊說為非是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於文王周

公秩滿即歸閉門授徒以養親不復言仕嘗以為去聖久遠經籍殘闕傳注家率多傅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可以窺見聖人之本眞乃揭六經中疑義千有餘條以示學者既乃盡悟失傳之旨自言每於幽閒寂寞顛沛流離疾病無聊之際得之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已前沿而下之凡邃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示諸

掌然後由伏羲神農五帝三王以及春秋之末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者於是易春秋傳注之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謗凡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渙然冰釋各就條理故於易以明象為先以因孔子之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為主而其機括則盡在十翼作十翼舉要忘象辯象略辯同論於春秋以明書法為主其大要則在考覈三傳以求向上之功而脈絡盡在左傳作三傳義例考筆削本旨又作元年春王正月辯

諸侯娶女立子通考魯隱公不書即位義殷周諸侯禘祫考周廟太廟單祭合食説作邱甲辯凡如是者十餘通以明古今禮俗不同見虛辭説經之無益嘗言學者必悟經旨廢失之由然後聖人本意可見若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大略相似苟通其一則可觸機而悟矣又懼學者得於創聞不復致思故所著多引而不發乃作易學濫觴春秋指要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其於禮學則謂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實淺作禮經復古正言

如王肅混郊丘廢五天帝併崑崙神州為一趙伯循言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始祖配之而不及羣廟之主胡宏家學不信周禮以社為祭地之類皆引經以證其非其辯釋諸經要旨則有六經補注詆排百家異義則取杜牧不當言而言之義作翼經罪言近代覃思之學推澤為第一吳澄嘗觀其書以為平生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謂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楚望真其人乎然澤雅自慎重未嘗輕與人言李泂使過

九江請北面稱弟子受一經且將經紀其家澤謝曰以君之才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余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洞歎息而去或問澤自閟如此寧無不傳之懼澤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子以為區區人力所致耶澤家甚窶貧且年老不復能教授經歲大祲家人采木實草根以療饑晏然曾不動其意惟以聖人之心不明而經學失傳若己有罪為大慼至正六年卒年八十七其

書存于世者十二三門人惟新安趙汸為高第得其春秋之學為多

蕭𣂏字惟斗其先北海人父仕秦中遂為奉元人𣂏性至孝自為兒時翹楚不凡稍出為府史上官語不合即引退讀書南山者三十年製一革衣由身半以下及臥輒倚其榻玩誦不少置於是博極羣書天文地理律歷筭數靡不研究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惟斗為識字人學者及其門受業者甚衆嘗出遇一婦人失金釵

道旁疑䎛拾之謂曰殊無他人獨翁居後耳䎛令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婦後得所遺釵愧謝還之鄉人有自城中暮歸者遇寇欲加害詭言我蕭先生也寇驚愕釋去世祖分藩在秦辟䎛與楊恭懿韓擇侍秦邸䎛以疾辭授陝西儒學提舉不赴省憲大臣即其家具宴為賀使一從史先詣䎛舍䎛方汲水灌園從史至不知其為䎛也使飲其馬即應之不拒及冠帶迎賓從史見䎛有懼色䎛殊不為意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

賢侍讀學士皆不赴大德十一年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為獻以朝廷時尚酒故也尋以病力請去職人問其故則曰在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疾作固辭而歸卒年七十八賜謚貞敏㪺制行甚高真履實踐其教人必自小學始為文辭立意精深言近而指遠一以洙泗為本濂洛考亭為據關輔之士翕然宗之稱為一代醇儒所著有三禮說小學標題駮論九

州志及勤齋文集行于世韓擇者字從善亦奉元人天資超異信道不惑其教學者雖中歲以後亦必使自小學等書始或疑為陵節勤苦則曰人不知學白首童心且童蒙所當知而皓首不知可乎擇尤邃禮學有質問者口講指畫無倦容士大夫游宦過秦中必往見擇莫不虛往而實歸焉世祖嘗召之赴京疾不果行其卒也門人為服緦麻者百餘人侯均者字伯仁亦奉元人父母蚤亡獨與繼母居賣薪以給奉養積學四十年羣經

百氏無不淹貫旁通釋老外典每讀書必熟誦乃已嘗言人讀書不至千徧終於己無益故其答諸生所問窮索極探如取諸篋笥名震闗中學者宗之用薦者起為太常博士後以上疏忤時相意不待報可即歸休田里均貌魁梧而氣剛正人多嚴憚之及其應接之際則和易欵洽雖方言古語世所未曉者莫不隨問而答世咸服其博聞

同恕字寛甫其先太原人五世祖遷秦中遂為奉元人

祖昇父繼先博學能文廉希憲宣撫陜右辟掌庫鑰家世業儒同居二百口無閒言恕安靜端凝羈丱如成人從鄉先生學日記數千言年十三以書經魁鄉校至元間朝廷始分六部選名士為吏屬關陜以恕貢禮曹辭不行仁宗踐阼即其家拜國子司業階儒林郎使三召不起陜西行臺侍御史趙世延請即奉元置魯齋書院中書奏恕領教事制可之先後來學者殆千數延祐設科再主鄉試人服其公六年以奉議大夫太子左贊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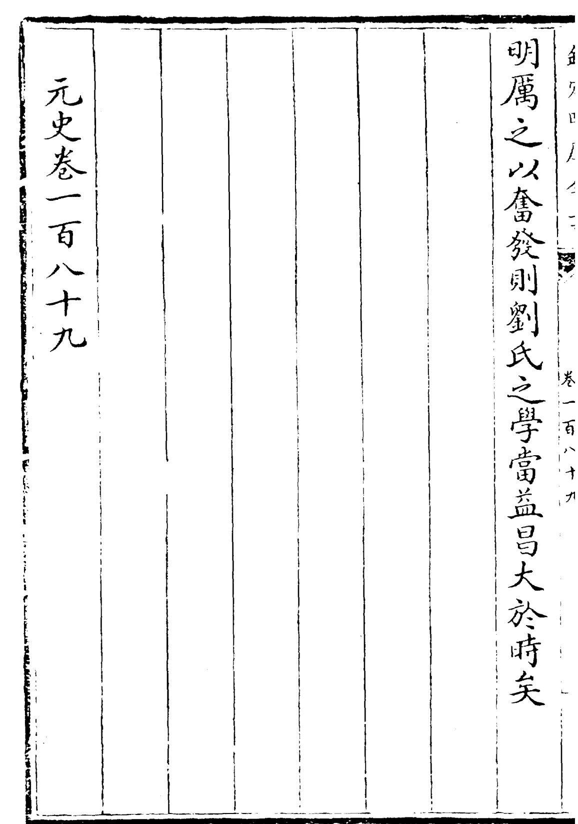
召入見東宫賜酒慰問繼而獻書歷陳古誼盡開悟涵養之道明年春英宗繼統以疾歸致和元年拜集賢侍讀學士以老疾辭恕之學由程朱上泝孔孟務貫浹事理以利於行教人曲為開導使得趣向之正性整潔平居雖大暑不去冠帶毋張夫人卒事異母如事所生父喪哀毀致目疾時祀齋肅詳至嘗曰養生有不備事猶可復追遠有不誠是誣神也可追罪乎與人交雖外無適莫而中有繩尺里人借騾而死償其直不受曰物之

數也何以償為家無儋石之儲而聚書數萬卷扁所居曰榘菴時蕭𣂏居南山下亦以道高當世入城府必主恕家士論稱之曰蕭同恕自京還家居十三年搢紳望之若景星麟鳳鄉里稱為先生而不姓至順二年卒年七十八制贈翰林直學士封京兆郡侯謚文貞其所著曰榘菴集二十卷恕弟子第五居仁字士安幼師蕭𣂏弱冠從恕受學博通經史躬率子弟致力農畝而學徒滿門其宏度雅量能容人所不能容嘗行田間遇有竊

其桑者居仁輒避之鄉里高其行義率多化服作字必楷整遊其門者不惟學明而行加修焉卒之日門人相與議易名之禮私謚之曰靜安先生

安熙字敬仲眞定藁城人祖滔父松皆以學行淑其鄉人熙既承其家學及聞保定劉因之學心向慕焉熙家與因所居相去數百里因亦聞熙力於為己之學深許與之熙方將造其門而因已歿乃從因門人烏叔備問其緒說蓋自因得宋儒朱熹之書即尊信力行之故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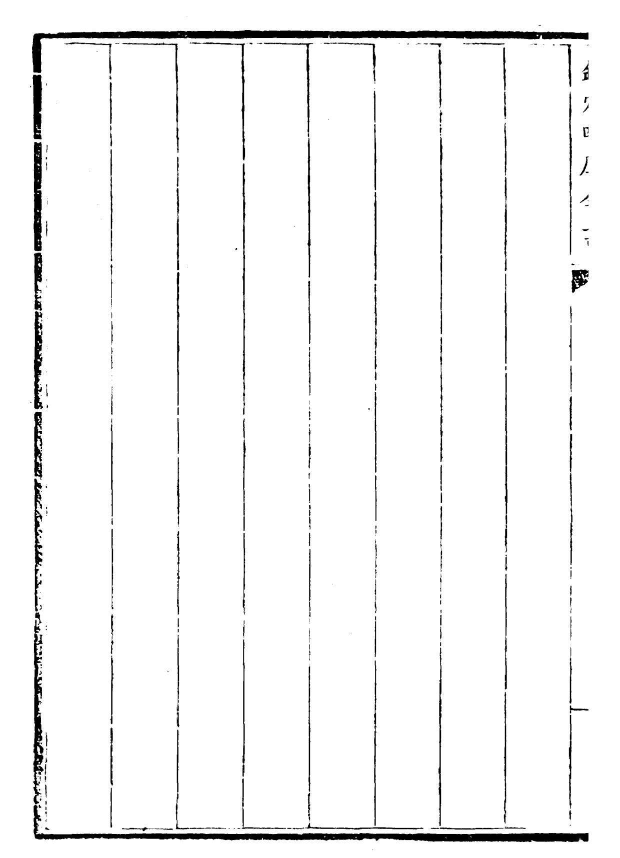
教人必尊朱氏然因之為人高明堅勇其進莫遏熙則簡靚和易務為下學之功其告先聖文有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灑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於鄉其用功平實切密可謂善學朱氏者熙遭時承平不屑仕進家居教授垂數十年四方之來學者多所成就既歿鄉人為立祠於藁城之西筦鎮其門人蘇天爵為輯其遺文而虞集序之曰使熙得見劉氏廓之以高



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當益昌大於時矣

元史卷一百八十九

元史卷一百八十九無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五百六十九史部

元史卷一百九十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七十七

儒學二

胡長孺字汲仲婺州永康人當唐之季其先自天台來徙宋南渡後以進士科發身者十人持節分符先後相望曾祖㮚欽州司法參軍脫略豪雋輕貲急施人以鄭

莊稱之祖巖起嘉定甲戌進士知福州閩縣事卓行危論奇文瑰句端平嘉定間士大夫皆自以為不可及其在江西幕府平贛州之難於指顧之頃全活數十萬人父居仁淳祐丁未進士知台州軍州事文辭政事亦絶出於四方至長孺其學益大振九經諸史下逮百氏名墨縱横旁行敷落律令章程無不包羅而揆序之咸淳中外舅徐道隆為荆湖四川宣撫參議官長孺從之入蜀銓試第一名授迪功郎監重慶府酒務儀用制置使

朱禩孫之辟兼總領湖廣軍馬錢糧所僉廳與高彭李湜梅應春等號南中八士已而復拜福寧州倅之命會宋亡退棲永康山中至元二十五年詔下求賢有司強起之至京師待詔集賢院既而召見内殿拜集賢修撰與宰相議不合改教授揚州元貞元年移建昌適錄事闕官檄長孺攝之程文海方貴顯其家氣燄薰灼即違法人不敢呵問其樹外門侵官道長孺亟命撤之至大元年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階將仕佐郎大德丁未浙

東大祲戊申復無麥民相枕死宣慰同知托歡徹爾議行荒政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没意悉散於民閲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案進曰錢在是矣托歡徹爾怒曰汝膽如山耶何所受命而敢無忌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托歡徹爾雖怒不敢問縣有銅巖惡少年狙伺其閭恒出鈔道為過客患官不能禁長孺僞衣商人服令

蒼頭負貨以從陰戒騶卒十人躡其後長孺至巖中人突出要之長孺方遜辭以謝騶卒俄集皆成擒俾盡通其黨寘於法夜行無虞民苟溺器糞田偶觸軍卒衣卒扶傷民且碎器而去竟不知主名民來訴長孺陽怒其誣械於市俾左右潛偵之向扶者過焉戟手稱快執詰所隸杖而償其器羣嫗聚浮屠菴誦佛書為禳祈一嫗失衣適長孺出其鄉嫗訟之長孺以牟麥寘羣嫗合掌中命繞佛誦書如初長孺閉目叩齒作集神狀且曰吾

使神監之矣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一嫗屢閙掌視長孺指縛之還所竊衣長孺白事帥府歸吏言有姦事屢問弗伏者長孺曰此易易爾夜伏吏案下黎明出姦者訊之辭愈堅長孺佯謂令長曰頃聞國家有詔盡迎之叱隸卒縛姦者東西楹空縣而出庭無一人姦者相謂曰事至此死亦無承行將自解矣語畢案下吏嚾而出姦者驚咸叩頭服罪永嘉民有弟質珠步揺於兄者贖焉兄妻愛之紿以亡於盜屢訟不獲直往告長孺長孺

曰爾非吾民也叱之去未幾治盜長孺誤盜誣兄受步
摇為贓逮兄赴官力辨數弗置長孺曰爾家信有是何
謂誣耶兄倉皇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驗之
呼其弟示曰得非爾家物乎弟曰然遂歸焉其行事多
類此不能盡載延祐元年轉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長山
場鹽司丞階將仕郎未上以病辭不復仕隱杭之虎林
山以終長孺初師青田余學古學古師王夢松夢松亦
青田人傳龍泉葉味道之學味道則朱熹弟子也淵源

既正長孺益行四方訪求其音趣始信涵養用敬為最切默存静觀超然自得故其為人光明宏偉專務明本心之學慨然以孟子自許唯恐斯道之失其傳誘引不倦一時學者慕之有如饑渴之於食飲方嶽大臣與郡二千石聘致庠序敷繹經義環聽者數百人長孺為言人雖最靈與物同産初無二本皆躍躍然興起至有太息者為辭章有精魄金春玉撞壹發其和平之音海内來求者如購拱璧碑版焜煌照耀四裔茍非其人雖一

金易一字毅然不與鄉闈取士屢司文衡貴賓賤華文風為之一變晚寓武林病喘上氣者頗久一旦具酒食與比鄰别云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微意者問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為遽欲觀化乎長孺曰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也就寢至夜半喘忽止其子駒排户視之則正衣冠坐逝矣年七十五所著書有及韭編南昌集寧海漫抄顏樂齋藳行於世其從兄之綱之純皆以經術文學名之綱字仍忠嘗被薦書其於聲音字畫之説自言獨

造其妙惜其書不傳之純字穆仲咸淳甲戌進士踐履如古獨行者文尤明潔可誦人稱之為三胡云

熊朋來字與可豫章人宋咸淳甲戌登進士第第四人授從仕郎寶慶府僉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世祖初得江南盡求宋之遺士而用之尤重進士以故相留夢炎為尚書召甲戌狀元王龍澤為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朋來龍澤榜下進士而聲名不在龍澤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處州里閭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取朱子

小學書提其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遍天下豫章為江西會府行中書省提刑按察司皆在焉凡居是官者多朝廷名公卿皆以賓禮廷見廉希憲之子惇為參知政事以師禮事朋來終身稱門人劉宣為提刑按察使尤加禮敬朋來和而不肆介而不狷與羣賢講論經義無虛日儒者咸倚以為重焉會朝廷遣治書侍御史王構銓外選於江西於是參政徐琰李世安列薦朋來為閩海提舉儒學官使者報聞而朝廷以東南儒學

之士唯福建廬陵最盛特起朋來連為兩郡教授所至考古篆籒文字調律吕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既滿考以常格調建安縣主簿不赴晚以福清州判官致仕朋來視之漠如也四方學者因其所自號稱為天慵先生每燕居鼓瑟而歌以自樂嘗著瑟賦二篇學者爭傳誦之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容朋來懇懇為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者多為聞人延祐初詔以進士科取士時科

舉廢已久有司咸不知其典故以不稱明詔為懼行省官主其事者諮問於朋來動中軌度因以申請四方得遵用之及請為考試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及吾門不可其後江浙湖廣皆卑詞致禮請為主文朋來屢往應之及對大廷其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焉初朋來以周禮首薦鄉郡而元制周官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又鮮朋來屢以為言蓋朋來之學諸經中三禮尤深是以當世言禮樂者咸推宗之至治中英宗始采用古禮親御袞冕

祀太廟銳意於制禮作樂之事翰林學士元明善颺言於朝以朋來為薦未及召而卒年七十八朋來動止有常喜怒不形於色接賓客人人各自以得其意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之事關於世教其餘若天文地理方技名物度數靡不精究子太古鄉貢進士

戴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七歲學古詩文多奇語稍長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肯為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陞內舍生既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

乙科教授建寧府後遷臨安教授行户部掌故皆不就大德八年表元年已六十餘執政者薦於朝起家拜信州教授再調教授婺州以疾辭初表元閔宋季文章氣萎薾而辭骫骳骳弊已甚慨然以振起斯文為已任時四明王應麟天台舒岳祥並以文學師表一代表元皆從而受業焉故其學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潔化陳腐為神奇蓄而始發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施於人者多尤自祕重不妄許與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

一時者唯表元而已其門人最知名者曰袁桷桷之文其體裁議論一取法於表元者也表元晚年翰林集賢以修撰博士二職論薦而老疾不可起年六十七卒有剡源集行於世當表元時有四明任士林者亦以文章知名云

牟應龍字伯成其先蜀人後徙居吳興祖子才仕宋贈光禄大夫謚清忠父巘為大理少卿應龍幼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文章有渾厚之氣應龍當以世賞補京官

盡讓諸從弟而擢咸淳進士第時賈似道當國自擬伊周謂馬廷鸞曰君故與清忠游其孫幸見之當處以高第應龍拒之不見及對策具言上下内外之情不通國勢危急之狀考官不敢寘上第調光州定城尉應龍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媿也沿海制置司辟為屬以疾辭不仕而宋亡矣故相留夢炎事世祖為吏部尚書以書招之曰苟至翰林可得也應龍不答已而起家教授溧陽州晚以上元縣主

簿致仕初宋亡時大理卿已退不任事一門父子自為師友討論經學以義理相切磨於諸經皆有成說惟五經音攷盛行於世應龍為文長於敘事時人求其文者車轍交於門以文章大家稱於東南人擬之為眉山蘇氏父子而學者因應龍所自號稱之曰隆山先生泰定元年卒年七十八

鄭滁孫字景歐處州人宋景定間登進士第知温州樂清縣累歷宗正丞禮部郎官至元三十年有以滁孫名

薦者世祖召見授集賢直學士尋陞侍講學士又陞學士乞致仕歸田里弟陶孫字景潛亦登進士第監西嶽祠先陶孫徵至闕奏對稱旨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會纂修國史至宋德祐末年事陶孫曰臣嘗仕宋宋是年亡義不忍書書之非義矣終不書世祖嘉之陞應奉翰林文字後出為江西儒學提舉滌孫兄弟在當時最號博洽儒學之士翕然推之隆福宮以其兄弟前朝士乃製衣親賜人以為異遇馬滌孫所著有大易法象通賛

周易記玩等書陶孫有文集若干卷

陳孚字剛中台州臨海人幼清峻頴悟讀書過目輒成誦終身不忘至元中孚以布衣上大一統賦江浙行省為轉聞於朝署上蔡書院山長考滿謁選京師二十九年世祖命梁曾以吏部尚書再使安南選南士為介朝臣薦孚博學有氣節調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攝禮部郎中為曾副陛辭賜五品服佩金符以行三十年正月至安南世子陳日燇以憂制不出郊遣陪臣來迎令不由

陽明中門入會與孚回館致書詰曰愽以不庭之罪且責曰𫝊當出郊迎詔及講新朝尚右之禮往復三書宣布天子威德辭直氣壯皆孚筆也其所贈孚悉卻之詳見梁曾傳中使還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帝方欲寘之要地而廷臣以孚南人且尚氣頗嫉忌之遂除建德路總管府治中再遷治中衢州所至多著善政秩滿復請為鄉郡特授奉直大夫台州路總管府治中大德七年詔遣奉使宣撫循行諸道時台州旱民饑道殣

相望江浙行省撤浙東元帥托歡徹爾發粟賑濟而托歡徹爾怙勢立威不恤民隱驅脅有司動寘重刑孚曰使吾民日至莩死不救者托歡徹爾也遂詣宣撫使愬其不法蠹民事一十九條宣撫使按實坐其罪命有司亟發倉賑饑民賴以全活者衆而孚亦以此致疾卒於家年六十四孚天材過人性任俠不羈其為詩文大抵任意即成不事雕斵有文集行於世子遘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致仕女長嬀適藁城董士揩太常禮儀院

太祝宗緝之母也末嫣適同里韓戒之行樞密院經歷諫之母也俱有貞節朝廷旌表其門閭攸州馮子振其豪俊與孚略同孚極敬畏之自以為不可及子振於天下之書無所不記當其為文也酒酣耳熱命侍史二三人潤筆以俟子振據案疾書隨紙數多寡頃刻輒盡雖事料醲郁美如簇錦律之法度未免乖剌人亦以此少之

董朴字太初順德人自幼強記比冠師事樂舜咨劉道

濟𢤱然有求道之志至元十六年用提刑按察使薦起家為陜西知法官未幾以親老歸養尋召為太史院主事復辭不赴皇慶初朴年已踰八十詔以翰林修撰致仕延祐三年無疾而終年八十有五朴所為學自六經及孔孟微言與凡先儒所以開端闡幽者莫不研極其旨而會通之故其心所自得往往有融貫之妙其事親孝與人交智愚貴賤一待以誠或有犯之者夷然不與之校中山王結曰朴之學造詣既深充養交至其為人

清而通和而介君子人也朴家近龍岡學者因稱之曰

龍岡先生云

楊載字仲弘其先居建之浦城後徙杭因為杭人少孤博涉羣書為文有跌宕氣年四十不仕戶部賈國英數薦於朝以布衣召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與修武宗實錄調管領係官海船萬戶府照磨兼提控案牘延祐初仁宗以科目取士載首應詔遂登進士第授承務郎饒州路同知浮梁州事遷儒林郎寧國路總管府推官以

卒初吳興趙孟頫在翰林得載所為文極推重之由是載之文名隱然動京師凡所撰述人多傳誦之其文章一以氣為主博而敏直而不肆自成一家言而於詩尤有法度嘗語學者曰詩當取材於漢魏而音節則以唐為宗自其詩出一洗宋季之陋建康之上元有楊剛中字志行自幼厲志操及為江東憲府照磨風采凜凜有足稱者其為文奇奧簡澁動法古人而不屑為世俗平凡語元明善極歎異之仕至翰林待制而卒有霜月集

行於世其甥李桓字晉仲同郡人由鄉貢進士累遷江浙儒學副提舉亦以文鳴江東紓餘豐潤學者多傳之載與剛中同輩行而桓則稍後云

劉詵字桂翁吉安之廬陵人性穎悟幼失父知自樹立年十二作為科場律賦論策之文蔚然有老成氣象宋之遺老鉅公一見即以斯文之任期之既冠重厚醇雅素以師道自居教學者有法聲譽日隆江南行御史臺屢以教官館職遺逸薦皆不報詵為文根柢六經躪躒

諸子百家融液今古而不露其踔厲風發之狀四方求文者日至於門其所為詩文曰桂隱集桂隱詵所號也至正十年卒年八十三同郡龍仁夫字觀復劉岳申字高仲其文學皆與詵齊名有集行世而仁夫之文尤奇逸流麗所著周易集傳多前儒所未發岳申用薦者為遼陽儒學副提舉仁夫江浙儒學副提舉皆不就

韓性字明善紹興人其先家安陽宋司徒兼侍中魏忠獻王琦其八世祖也高祖左司郎中膺胄扈從南渡家

於越性天資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
通小戴禮作大義操筆立就文意蒼古老生宿學皆稱
異焉及長博綜羣籍自經史至諸子百氏靡不極其津
涯究其根柢而於儒先性理之說尤深造其閫域其為
文辭博達儁偉變化不測自成一家言四方學者受業
其門戶外之屨至無所容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學者
多以文法為請性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朱熹私議為
貢舉之文不知朱氏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

學自程氏至朱氏發明無餘藴矣顧行何如耳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直其末事豈有他法哉凡經其口授指畫不爲甚高論而義理自勝不期文之工而不能不工以應有司之求亦未始不合其繩尺也士有一善必爲之延譽不已及辨析是非則毅然有不可犯之色性出無輿馬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叟至於童穉厮役咸稱之曰韓先生韓先生云憲府嘗舉爲教官謝曰幸有先人之敝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

讀書砥行無愧古人足矣禄仕非所願也受而不赴暮年愈自韜晦然未嘗忘情於斯世郡之良二千石政事有所未達輒往咨訪性從容開導洞中肯綮裨益者多天歴中趙世延以性名上聞後十年門人李齊為南臺監察御史力舉其行義而性已卒矣年七十有六卒後南臺御史中丞伊嚕布哈嘗學於性言性法當得謚朝廷賜謚莊節先生其所著有禮記説四卷詩音釋一卷書辨疑一卷郡志八卷文集十二卷當性時慶元有程

端禮端學兄弟者端禮字敬叔幼頴悟純篤十五歲能記誦六經曉析大義慶元自宋季皆尊尚陸九淵氏之學而朱熹氏學不行於慶元端禮獨從史蒙卿游以傳朱氏明體適用之指學者及門甚衆所著有讀書日程國子監以頒示郡邑校官為學者式仕為衢州路儒學教授卒年七十五端學字時叔通春秋登至治辛酉進士第授僊居縣丞尋改國子助教動有師法學者以其剛嚴方正咸嚴憚之遷太常博士命未下而卒後以子

徐貴贈禮部尚書所著有春秋本義三十卷三傳辨疑二十卷春秋或問十卷

呉師道字正傳婺州蘭溪人自羇丱知學即善記覽工詞章才思涌溢發為歌詩清麗俊逸弱冠因讀宋儒真德秀遺書乃慨然有志於為巳之學刮摩淬礪日長月益嘗以持敬致和之說質於同郡許謙謙復之以理一分殊之旨由是心志益廣造履益深大抵務在發揮義理而以闢異端為先務登至治元年進士第授高郵縣

丞明達文法吏不敢欺再調寧國路録事會歲大旱饑民仰食於官者三十三萬口師道勸大家得粟三萬七千六百石以賑饑民又言於部使者轉聞於朝得粟四萬石鈔三萬八千四百錠賑之三十餘萬人賴以存活遷池州建德縣尹郡學有田七百畝為豪民所占郡下其事建德俾師道究治之即為按其圖籍悉以歸于學建德素少茶而榷稅尤重民以為病即為極言於所司榷稅為減中書左丞呂思誠侍御史孔思立列薦之召

為國子助教尋陞博士其為教一本朱熹之旨而遵許衡之成法六館諸生人人自以為得師丁内憂而歸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終于家所著有易詩書雜說春秋胡傳附辨戰國策校註敬鄉錄及文集二十卷師道同郡又有王餘慶字叔善仕為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亦以儒學名重當世云

陸文圭字子方江陰人幼而頴悟讀書過目成誦終身不忘博通經史百家及天文地理律歴醫藥筭數之學

宋咸淳初文圭年十八以春秋中鄉選宋亡隱居城東學者稱之曰牆東先生延祐設科有司強之就試凡一再中鄉舉文圭為文融會經傳縱横變化莫測其涯際東南學者皆宗師之朝廷數遣使馳幣聘之以老疾不果行卒年八十五文圭為人剛明超邁以竒氣自負於地理考覈甚詳凡天下郡縣沿革人物土產悉能默記如指諸掌先屬纊一日語門人曰以數考之吾州二十年後必有兵變慘於五代建炎吾死當葬不食之地勿

封勿樹使人不知吾墓庶無暴骨之患其後江陰之亂冢墓盡發人乃服其先知有牆東類稾二十卷文圭同里有梁益者字友直其先福州人博洽經史而工於文辭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為先務學徒不遠千里從之自文圭既卒浙以西稱學術醇正為世師表者惟益而已益所著書有三山稾詩緒餘史傳姓氏纂又有詩傳旁通發揮朱熹氏之學為精年五十六卒

周仁榮字本心台州臨海人父敬孫宋太學生初金華

王柏以朱熹之學主台之上蔡書院敬孫與同郡楊珏陳天瑞車若水黄超然朱致中薛松年師事之受性理之旨敬孫嘗著易象占尚書補遺春秋類例仁榮承其家學又師珏天瑞治易禮春秋而工為文章用薦者署美化書院山長美化在處州萬山中人鮮知學仁榮舉行鄉飲酒禮士俗為變後辟江浙行省掾史省臣皆呼先生不以吏遇之泰定初召拜國子博士遷翰林修撰陞集賢待制奉旨代祀嶽瀆至會稽以疾作不復還朝

卒年六十有一其所教子弟多為名人而台哈布哈為進士第一其弟仔肩字本道以春秋登延祐五年進士第終奉議大夫惠州路總管府判官與其兄俱以文學名仁榮同郡有孟夢恂者字長文黄巖人與仁榮同師事楊珏陳天瑞夢恂講解經旨體認精切務見行事四方游從者皆服焉部使者薦其行義署本郡學錄至正十三年以設策禦寇抜鄉郡有功授登仕郎常州路宜興州判官未受命而卒年七十四朝廷賜謚號曰康靖

先生所著有性理本旨四書辨疑漢唐會要七政疑解及筆海雜錄五十卷

陳旅字衆仲興化莆田人先世素以儒學稱旅幼孤資稟穎異其外大父趙氏學有源委撫而教之旅得所依不以生業為務惟篤志於學於書無所不讀稍長負笈至溫陵從鄉先生傅古直游聲名日著用薦者為閩海儒學官適御史中丞馬雍古祖常使泉南一見奇之謂旅曰子館閣器也胡為留滯於此因相勉遊京師既至

翰林侍講學士虞集見其所為文慨然歎曰此所謂我
老將休付子斯文者矣即延至館中朝夕以道義學問
相講習自謂得旅之助為多與祖常交口游譽於諸公
間咸以為旅博學多聞宜居師範之選中書平章政事
趙世延又力薦之除國子助教居三年考滿諸生不忍
其去請於朝再任焉元統二年出為江浙儒學副提舉
至元四年入為應奉翰林文字至正元年遷國子監丞
階文林郎又二年卒年五十有六旅於文自先秦以來

至唐宋諸大家無所不究故其文典雅峻潔必求合於古作者不徒以徇世好而已有文集十四卷旅平生於師友之義尤篤每感虞集為知已其在浙江時集歸田已數載歲且大比請於行省參知政事富珠哩翀親奉書幣請集主文鄉闈欲為問候計乃衝冒炎暑千里訪集於臨川集感其來留旬日而别惓惓以斯文相勉慘然若將永訣焉集每與學者語必以旅為平生益友也一日夢旅舉杯相向曰旅甚思公亦知公之不忘旅也

但不得見爾既而聞旅卒集深悼之同時有程文陳繹曾者皆名士文字以文徽州人仕至禮部員外郎作文明潔而精深集亦多稱之繹曾字伯敷處州人為人雖口吃而精敏異常諸經註疏多能成誦文辭汪洋浩博其氣熛如也官至國子助教論者謂二人皆與旅相伯仲云

李孝光字季和温州樂清人少博學篤志復古隱居鴈蕩山五峰下四方之士遠來受學名譽日聞台哈布哈

師事之南行臺監察御史闔辭屢薦居館閣至正七年詔徵隱士以祕書監著作郎召與鄂勒哲圖濟爾噶朗董立應詔赴京師見帝於宣文閣進孝經圖說帝大悅賜上尊明年陞文林郎祕書監丞卒於官年五十三孝光以文章負名當世其文一取法古人而不趨世尚非先秦兩漢語弗以措辭有文集二十卷

宇文公諒字子貞其先成都人父挺祖徙吳興今為吳興人公諒通經史百氏言弱冠有操行嘉興富民延為

子弟師夜將半聞有叩門者問之乃一婦人公諒厲聲叱去之翌日即以他事辭歸終不告以其故至順四年登進士第授徽州路同知婺源州事丁內艱改同知餘姚州事夏不雨公諒出禱輒應歲以有年民頌之以為別駕雨攝會稽縣申明冤滯所活者衆省檄察實松江海塗田公諒以潮汐不常後必貽患請一槩免科省臣從之遷高郵府推官未幾除國子助教日與諸生辯析諸經六館之士資其陶甄者往往出為名臣調應奉翰

林文守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以病得告後召為國子監丞除江浙儒學提舉改僉嶺南廉訪司事以疾請老公諒平居雖暗室必正衣冠端坐嘗挾手記一冊識其編首曰晝有所為暮則書之其不可書即不敢為天地鬼神實聞斯言其檢飭之嚴如此所著述有折桂集觀光集壁水集以齋詩槀玉堂漫槀越中行槀凡若干卷門人私謚曰純節先生

巴延一名師聖字宗道哈喇婁氏隸軍籍蒙古萬戶府

世居開州濮陽縣巴延生三歲常以指畫地或三或六若為卦者六歲從里儒授孝經論語即成誦蚤喪父其兄庫春買經傳等書以資之日夜誦不輟稍長受業宋進士建安黄坦坦曰此子穎悟過人非諸生比因命以巴延為氏且名而字之焉久之坦辭曰余不能為爾師羣經有朱子説具在歸而求之可也巴延自弱冠即以斯文為已任其於大經大法粲然有覩而心所自得每出於言意之表鄉之學者來相質難隨問隨辨咸解其

惑於是中原之士聞而從游者日益衆至正四年以隱士徵至京師授翰林待制預修金史既畢辭歸已而復起為江西廉訪僉事數月以病免及還四方之來學者至千餘人葢其為學專事講解而務真知力踐不屑事舉子詞章而必期措諸實用士出其門不問知其為巴延氏學者至於異端之徒亦往往棄其學而學焉十八年河南賊蔓延河北巴延言於省臣將結其鄉民為什伍以自保而賊兵大至巴延乃渡漳北行邦人從之者

數十萬家至磁與賊遇賊知巴延名士生劫之以見賊將誘以富貴巴延罵不屈引領受刃與妻子俱死之年六十有四既死人或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曰古稱聖人心有七竅此非賢士乎乃納心其腹中覆牆而掩之有司上其事贈奉議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謚文節太常謚議曰以城守論之巴延無城守之責而死可與江州守李黼一律以風紀論之巴延無在官之責而死可與西臺御史張桓並駕以平生有用之學成臨義不奪之

節乃古之所謂君子人者時以為確論巴延平生修輯六經多所著述皆燬於兵

舒蘇字得之其先大食國人國既内附大父魯庫乃東遷豐州太宗時以材授真定濟南等路監榷課稅使因家真定父烏哲始從儒先生問學輕財重義不干仕進舒蘇生九歲日記古經傳至千言比弱冠以所業就正於翰林學士承旨王思廉之門由是博極羣籍汪洋茂衍見諸踐履皆篤實之學故其年雖少已為鄉邦所推

重延祐初詔以科第取士有勸其就試者舒蘇笑而不應既而侍御史郭思貞翰林學士承㫖劉賡參知政事王士熈交章論薦之泰定三年詔以遺逸徵至上都見帝於龍虎臺眷遇優渥時都爾蘇柄國西域人多附焉舒蘇獨不往見都爾蘇屢使人招致之即以養親辭歸至順元年召入為應奉翰林文字賜對奎章閣文宗問曰卿有所著述否明日進所著帝王心法文宗稱善詔預修經世大典以論議不合求去命奎章閣侍書學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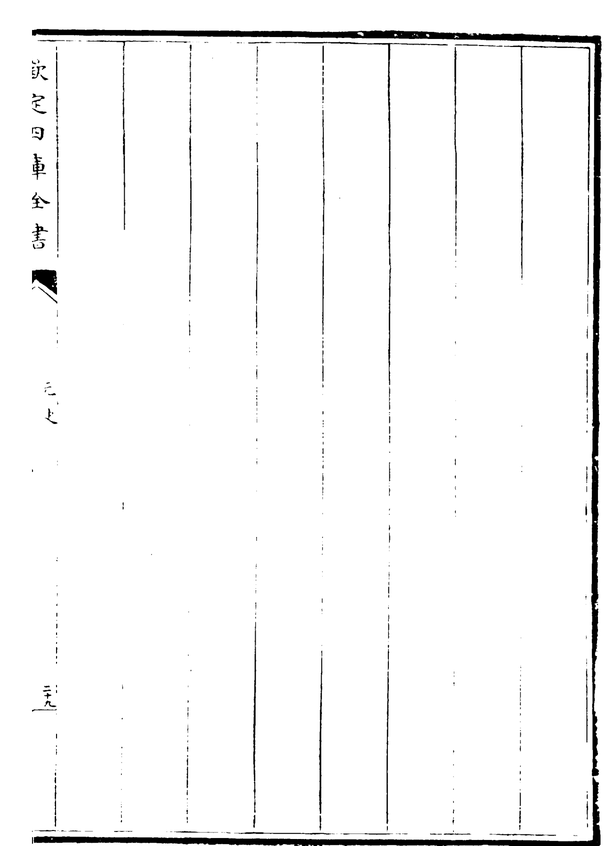
虞集諭留之舒蘇堅以母老辭遂賜幣遣之復命集傳旨曰卿且暫還行召卿矣至順四年除國子博士丁内艱不赴後至元二年拜陜西行臺監察御史即上封事十條曰法祖宗攬權綱敦宗室禮勲舊惜名器開言路復科舉罷數軍一刑章寛禁網時姦臣變亂成憲帝方虛已以聽舒蘇所言皆一時羣臣所不敢言者侍御史趙承慶見之歎曰御史言及此天下福也戚里有執政陜西行省者恣為非道舒蘇發其罪而按之輒棄職夜

廹會有詔勿逮問然猶杖其私人及分廵雲南按省臣之不法者其人即解印以去逺藩為之震悚襄漢流民聚居宋之紹熈府故地至數千戸私開鹽井自相部署往往刼囚徒殺廵卒舒蘇乃擒其魁而釋其黨復上言紹熈土饒利厚流戸日增若以其人散還本籍恐為邊患宜設官府以撫定之詔即其地置紹熈宣撫司三年除僉浙西肅政廉訪司事即按問都轉運鹽使海道都萬戸行宣政院等官贓罪浙右郡縣無敢為貪墨者復

以浙右諸僧寺私蔽猾民有所謂道人道民行童者類皆瀆常倫隱傜役使民力日耗契勘嘉興一路為數已二千七百乃建議請勒歸本族俾供王賦庶以少寛民力朝廷是之即著以為令四年改僉浙東肅政廉訪司事以病免歸舒蘇歷官臺憲所至以理冤澤物為已任平反大辟之獄先後甚衆然未嘗故出人罪以市私恩嘗與五府官決獄咸寧有婦宋娥者與鄰人通鄰人謂娥曰我將殺爾夫娥曰張子文行且殺之明日夫果死

跡盜數日娥始以張子文告其姑五府官以為非共殺且既經赦宥宜釋之舒蘇曰張子文以為娥固許之矣且娥夫死及旬乃始言之是娥與張同謀度不能終隱故發之也豈赦可釋哉樞密判官曰平反活人陰德也御史勿執常法舒蘇曰是謂故出人罪非平反也且公欲種陰德於生者柰死者何乃獨上議刑部卒正娥罪其審刑當罪多類此至正四年除江東肅政廉訪副使十年召為秘書少監議治河事皆辭疾不赴十一年卒

於家年七十有四二十五年皇太子撫軍冀寧承制封
拜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恒山郡侯
謚曰文孝舒蘇邃於經而易學尤深至於天文地理鍾
律筭數水利旁及外國之書皆究極之家貧饘粥或不
繼其考訂經傳常自樂也所著述有四書闕疑五經思
問奇偶陰陽消息圖老莊精詰鎮陽風土記續東陽志
重訂河防通議西國圖經西域異人傳金哀宗記正大
諸臣列傳審聽要訣及文集三十卷藏于家



元史卷一百九十

元史卷一百九十考證

胡長孺傳縣有銅巖　原刻縣訛作新據元史類編及山樵雜錄改

適長孺出其鄉　原刻無其字據永樂大典增

所著書　按吳萊淵穎集載長孺有胡氏文鈔山樵雜錄云長孺有亡書辨尚書或問傳俱未載

楊載傳而於詩尤有法　原刻作於詩文尤有法按上文言文章以氣為主自此下耑言詩法文字衍令刪

龍仁夫傳所著周易集傳　原刻無集傳二字據元史類編增

韓性傳顧力行何如耳　原刻無力字據元史類編增

程端禮傳所著有讀書日程　原刻訛作工程據山堂肆考改正

元史卷一百九十一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七十八

良吏一

自古國家上有寛厚之君然後為政者得以盡其愛民之術而良吏興焉班固有曰漢興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踈闊以寛厚清淨為天下先故文景以後循吏輩

出其言蓋識當時之治體矣元初風氣質實與漢初相似世祖始立各道勸農使又用五事課守令以勸農繫其銜故當是時良吏班班可見亦寛厚之效也然自中世以後循良之政史氏缺於紀載今據其事蹟之可取者作良吏傳

譚澄字彦清興徳懐來人父資榮金末為交城令國兵下河朔乃以縣來附賜金符為元帥左都監仍兼交城令未幾賜虎符行元帥府事從攻汴有功年四十移病

舉弟資用自代資用卒澄襲職澄㓜頴敏為交城令時年十九有文谷水分溉交城田文陽郭帥專其利而堰之訟者累歲莫能直澄折以理令決水均其利於民豪民有持吏短長為奸者察得其主名皆以法治之歲乙未籍民户有司多以浮客占籍及征賦逃竄殆盡官為稱貸積息數倍民無以償澄入覲因中書耶律楚材面陳其害太宗惻然為免其逋其私負者年雖多息取倍而止亡民能歸者復三年詔下公私便之壬子復大籍

其民澄盡削交城之不土著者賦以時集甲寅世祖還
自大理澄進見留藩府凡遣使必以澄偕而以其弟山
阜代令交城時世祖以皇弟開藩京兆總天下兵歲丁
巳有間之者憲宗疑之遂解兵柄遣阿勒達爾往京兆
大集官吏置計局百四十二條以考覈之罪者甚衆世
祖每遣左丞庫庫與澄周旋其間以彌縫其缺及親入
朝事乃釋中統元年世祖即位擢懷孟路總管俄賜金
符換金虎符歲旱令民鑿唐溫渠引沁水以溉田民用

不饑教之種植地無遺利至元二年遷河南路總管改平灤路總管七年入為司農少卿俄出為京兆總管居一年改陝西四川道提刑按察使建言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宜令民年四十無子聽取妾以為宗祀計朝廷從之遂著為令四川僉省嚴忠範守成都為宋將昝萬壽所敗退保子城世祖命澄代之至則葬暴骸修焚室賑饑貧集逋亡民心稍安會西南夷羅羅斯內附帝以撫新國宜擇文武全才遂以澄為副都元帥同知宣慰使

司事比至以疾卒年五十八世祖嘗與太保劉秉忠論一時牧守秉忠曰若邢之張耕懐之譚澄何憂不治哉澄顯宣撫大名嘗為諸路總管求虎符宣麻澄至中書辭曰皇上不識譚澄耶乃為顯所舉中書特為去之其介如此子克修歷湖北河南陜西三道提刑按察使

許維楨字周卿遂州人至元十五年為淮安總管府判官屬縣鹽城及丁溪場有二虎為害維楨黙禱於神祠一虎去一虎死祠前境内旱蝗維楨禱而雨蝗亦息是

年冬無雪父老言於維楨曰冬無雪民多疾奈何維楨曰吾當為爾禱已而雪深三尺朝廷聞其事方欲用之而卒年四十四子殷

許楫字公度太原忻州人幼從元裕之學年十五以儒生中詞賦選河東宣撫司舉楫賢良方正孝廉楫至京師平章王文統命為中書省掾以不任簿書辭改知印丞相安圖左丞許衡深器重之一日從省臣立殿下世祖見其美鬚髯偉問曰汝秀才耶楫頓首曰臣學秀才

耳未敢自謂秀才也帝善其對授中書省架閣庫管勾兼承發司事未幾立大司農司以楫為勸農副使時商挺為安西王相遇於途楫因言京兆之西荒野數千頃宋金皆嘗置屯如募民屯田耕種得穀可給王府之需挺以其言入奏從之三年屯成果獲其利尋佩金符為陝西道勸農使至元十三年宋平帝命平章廉希憲行中書於荆南府以楫為左右司員外郎荆南父老輿金帛求見楫曰汝等已為大元民矣今置吏以撫字汝輩

奚用金帛以求見明年擢嶺北湖南提刑按察副使武岡富民有毆死出征軍人者隂以家財之半誘其佃者代已欵伏揖審得其情釋佃者繫富民人服其明改江西道提刑按察副使行省命招討郭昴討叛賊董旗兵士俘掠甚衆揖詢究得良民六百口遣還鄉里二十三年擢中議大夫徽州總管僧格立尚書會計天下錢糧參知政事實都戸部尚書王巨濟倚勢刻剥遣吏徵徽州民鈔多輸二千錠巨濟怒其少欲更益千錠揖詣巨

濟曰公欲百姓死耶生耶如欲其死雖萬錠可徵也巨濟怒解徽州賴以免楫考滿去徽之績溪歙縣民柯三八汪千十等因歲饑阻險為寇行省右丞嘉理以兵捕之相拒七月乃使人諭之三八等曰但得許總管來我等皆降矣行省為驛召楫至命往招之楫單騎趨賊壘衆見楫來皆拜曰我公既來請署榜以付我楫白嘉理請退軍一舍聽其來降不聽會以參政高興代嘉理楫復以前言告之興從其計賊果降二十四年授太中大

夫東平總管謝事二年卒壽七十十一子餘慶重慶崇慶餘失其名

田滋字榮甫開封人至元二年由汴梁路總管府知事入為御史臺掾十二年拜監察御史十三年宋平滋建言江南新附民情未安加以官吏侵漁宜立行御史臺以鎮之詔從其言遂超拜行御史臺侍御史歷兩淮鹽運使河南路總管大德二年遷浙西廉訪使有縣尹張或者被誣以贓獄成滋審之但俛首泣而不語滋以為

疑明日齋沐詣城隍司禱曰張彧坐事有寃狀願神相滋明其誣守廟道士進曰曩有王成等五人同持誓狀到祠焚禱火未盡而去之燼中得其遺藳今藏於壁間豈其人耶視之果然明日詣憲司詰成等不服因出所得火中誓狀示之皆驚愕伏辜張彧得釋十年改濟南路總管尋拜陜西行省參知政事陜西不雨三年而道過西嶽因禱曰滋奉命來參省事而安西不雨者三年民饑而死滋將何歸願神降甘澤以福黎庶到官果大

雨滋即開倉以麥五千餘石給小民之無種者俾來歲收成以償官民大悅未幾以疾卒於位贈通奉大夫河南行省參知政事追封開封郡公諡莊肅

卜天璋字君璋洛陽人父世昌仕金為河南孔目官憲宗南征率衆款附授鎮撫統民兵二千戶陞真定路管民萬戶憲宗六年籍河北民徙河南者三千餘人俾專領之遂家汴天璋幼穎悟長頎直氣讀書史識成敗大體至元中為南京府史時河北饑民數萬人集河上欲

南徙有詔令民復業勿渡衆洶洶不肯還天璋慮其生變勸總管張國寶聽其渡國寶從之遂以無事河南按察副使程思廉察其賢辟為憲史聲聞益著後為中臺掾有待御史倚勢貪財御史發其贓天璋主文牘未及奏顧為所譖俱拘内廷御史對食悲哽天璋問故御史曰吾老唯一女心憐之聞吾繫不食數日矣是以悲耳天璋曰死職義也柰何為兒女子泣耶御史慙謝俄見原免丞相順德王當國擢掾中書為提控事有可否必

力辨他相怒天璋言不置王竟從其議且曰掾能如是吾復何憂大德四年為工部主事蔚州有劉帥者豪奪民產吏不敢決省檄天璋往詢之帥服田竟歸民大德五年以樞密大臣安巴薦授都事贊其府引見賜錦衣鞍轡弓刀後以扈從勞加奉訓大夫賜侍燕服二襲秩滿當代樞密臣奏留之特以其代為增員武宗時遷宗正府郎中尚書省立遷刑部郎中適盜賊充斥時議犯者并家屬咸服青衣巾以別民伍天璋曰赭衣塞路秦

弊也尚足法耶相悟而止有告諸侯王謀不軌者勑天璋訊正之賞賚優渥尚書省臣得罪仁宗召天璋入見時與聖太后在座帝指曰此不貪賄卜天璋也因問今何官天璋對曰臣待罪刑部郎中復問誰所薦者對曰臣不才誤蒙擢用帝曰先朝以謝仲和為尚書卿為郎中皆朕親薦也汝宜奉職勿怠即以中書刑部印章付之既視事入覲賜酒隆福宮及錦衣三襲後被命治反獄帝顧左右曰君璋廉慎人也必得其情天璋承命獄

賴不寃皇慶初天璋為歸德知府劭農興學復河渠河患遂弭時羣盜據要津商旅不通天璋擒百數人悉磔以徇盜為止息陞浙西道廉訪副使到任閱月以更田制改授饒州路總管天璋既至聽民自實事無苛擾民大悅版籍為清時省臣董田事妄作威福郡縣爭賂之覬免譴饒獨無有省臣銜之將中以危法求其罪無所得縣以饑告天璋即發廩賑之僚佐持不可天璋曰民饑如是必俟得請而後賑民且死矣失申之責吾獨任

之不以累諸君也竟發藏以賑之民賴全活其臨事無所顧慮若此火延饒之東門天璋具衣冠向火拜勢遂熄鳴山有虎為暴天璋移文山神立捕獲之以治行第一聞陞廣東廉訪使初豪民瀕海築堰專商舶以射利累政以賂置不問天璋至發卒決去之嶺南地素無冰天璋至始有冰人謂天璋政化所致云尋乞致事天歴二年蜀兵起荆楚大震復拜山南廉訪使人謂公老必不行矣天璋曰國步方艱吾年八十恒懼弗獲死所耳

敢避難乎遂行至則厲風紀清吏治州郡肅然是時穀價翔湧乃下令勿損穀價聽民自便於是舟車爭集米價頓減復止憲司贓罰庫緡錢不輸於臺留用賑饑御史至民遮道稱頌會詔三品官言時政得失因列上二十事凡萬餘言目之曰中興濟治策皆中時病因自引去既歸汴以餘祿施其族黨家無甔儲天璋處之晏如也至順二年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河南郡侯謚正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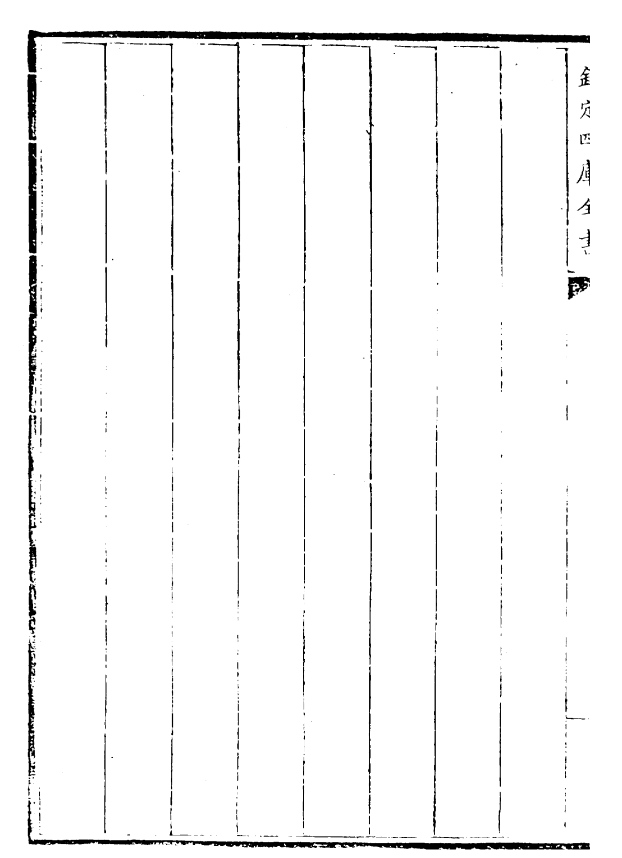
元史卷一百九十一

元史卷一百九十一考證

譚澄傳興德懷來人　原刻訛作德興據金史及地理志改正

以其弟山阜代為交城令　原刻作山按譚資榮傳子二人曰澄曰山阜今增

許楫傳幼從元裕之學　原刻無之字按裕之元好問字也今增


欽定四庫全書

元史卷一百九十二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七十九

良吏二

耶律伯堅字壽之桓州人氣豪俠喜與名士游用薦舉入官為工部主事至元九年轉保定路清苑縣尹初安肅州苦徐水之害訴於大司農司大司農司欲奪水故

道導水使東東則清苑境也地勢不利果導之則清苑被其害而水亦必反故道為災伯堅陳其形勢圖其利害要大司農司官及郡守行視可否事遂得已縣西有塘水溉民田甚廣勢家據以為磑民以失利來許伯堅命毀磑決其水而注之田許以溉田之餘月乃得堰水置磑仍以其事聞于省部著為定制縣居南北之衝歲為親王大官治供帳於縣西限以十月成至明年復撤而新之吏得並緣侵漁其費不貲伯堅命築公館以代

供帳其弊遂絶凡郡府賦役於縣有重於他縣者輒曰寧得罪於上不可得罪於下必詣府力爭之在清苑四年民親戴之如父母比去而猶思之立石頌其德焉擢為恩州同知

段直字正卿澤州晉城人至元十一年河北河東山東盜賊充斥直聚其鄉黨族屬結壘自保世祖命大將略地晉城直以其衆歸之幕府承制署直潞州元帥府右監軍其後論功行賞分土世守命直佩金符為澤州長

官澤民多避兵未還者直命籍其田廬於親戚隣人之戶且約曰俟業主至當析而歸之逃民聞之多來還者命歸其田廬如約民得安業素無產者則出粟賑之為他郡所俘掠者出財購之以兵死而暴露者收而瘞之未幾澤為樂土大修孔子廟割田千畝置書萬卷迎儒士李俊民為師以招延四方來學者不五六年學之士子以通經被選者百二十有二人在官二十年多有惠政朝廷特命提舉本州學校事未拜而卒

溫都爾字瑞芝喀喇氏祖阿爾斯蘭從大將阿珠伐宋仕至冀寧路達嚕噶齊子孫因其名蘭遂以蘭為氏溫都爾通經史兼習諸國語成宗時為翰林院札爾里克齊職書制誥會有旨命書藩王添力聖旨溫都爾曰此旨非惟有虧國體行且為民殃矣帝聞之謂近臣曰小吏如此真難得也事乃止尋授應奉翰林文字凡蒙古傳記多所校正陞待制時選守令除遼州達嚕噶齊以政聞賜上尊名幣除集賢直學士至順元年遷襄陽路

達嚕噶齊山西大饑河南行省恐流民入境為變檄守
武關温都爾驗其良民輒聽其度關吏曰得無違上命
乎温都爾曰吾防姦耳非仇良民也可不開其生路耶
既又煮粥以食之所活數萬人又城臨漢水歲有水患
為築堤城外遂以無虞元統二年除益都路總管俗頗
悍黠而温都爾務興學校以平易治之有上馬賊白晝
刼人久不能捕温都爾生擒之其黨賂宣慰使羅卜和
誣以枉勘縱賊已而賊刼河間復被獲乃盡輸其情而

温都爾之誣始白俾再任一考親王邁努鎮益都其府屬病民温都爾裁抑之民以無擾至正六年卒年七十

子奇徹濟同知新喻州事以孝稱

楊景行字賢可吉安太和州人登延祐二年進士第授贛州路會昌州判官會昌民素不知井飲汲于河流故多疾癘不知陶瓦以茅覆屋故多火災景行教民穿井以飲陶瓦以代茅茨民始免於疾癘火災豪民十人號十虎干政害民悉捕寘之法乃創學舍禮師儒勸民斥

腴田以饍士絃誦之聲遂盛調永新州判官奉郡府命覈民田租除剗宿弊奸欺不容細民賴焉改江西行省照磨轉撫州路宜黄縣尹理白冤獄之不決者數十事陞撫州路總管府推官發擿奸伏郡無冤獄金溪縣民陶甲厚積而兇險嘗屢誣陷其縣長吏罷去之由是官吏畏其人不敢詰治陶遂暴横於一郡景行至以法痛繩之徙五百里外金溪豪僧雲住發人冢墓取材物事覺官吏受賄緩其獄景行急按之僧以賄動之不聽乃

賂當道者以危語撼之一不顧卒治之如法由是豪猾屏迹良民獲安轉湖州路歸安縣尹奉行省命理荒田租民無欺槩景行所歴州縣皆有惠政所去民皆立石頌之以翰林待制朝列大夫致仕年七十四卒

林興祖字宗起福州羅源人至治二年登進士第授承事郎同知黄巖州事三遷而知鉛山州鉛山素多造偽鈔者豪民吳友文為之魁遠至江淮燕薊莫不行使友文奸黠悍驁因偽造致富乃分遣惡少四五十人為吏

於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輒先事戕之前後殺人甚衆奪人妻女十一人為妾民罹其害銜冤不敢訴者十餘年興祖至官曰此害不除何以牧民即張牓禁偽造者且立賞募民首告俄有告者至佯以不實斥去又有告獲偽造二人并贓者乃鞫之款成友文自至官為之營救興祖命併執之須臾來訴友文者百餘人擇其重罪一二事鞫之獄立具逮捕其黨二百餘人悉寘之法民害既去政聲籍甚江浙行省丞相伯勒齊爾布哈薦諸朝

陞南陽知府改建德路同知俱未任至正八年特旨遷道州路總管行至城外獞賊已迫其後相去僅二十里時湖南副使哈喇特穆爾屯兵城外聞賊至以乏軍需欲退兵興祖聞即夜詣說留之哈喇特穆爾曰明日得鈔五千錠桐盾五百乃可破賊興祖許之明日甫入城視事即以恩信勸諭鹽商貸鈔五千錠且取郡樓舊桐板為盾日中皆備哈喇特穆爾得鈔盾大喜遂留為禦賊計賊聞新總管至一日具五百盾以為大軍且至中

夕遁去永明縣洞猺屢竊發為民害與祖以手牓諭之皆曰林總管廉而愛民不可犯也三年不入境春旱蝗食麥苗與祖為文禱之大雨三日蝗死而麥稔已而罷興作賑貧乏輕徭薄斂郡中大治憲司考課以道州為最以年老致仕終于家

觀音努字志能唐古人氏居新州登泰定四年進士第由戸部主事再轉而知歸德府廉明剛斷發擿如神民有銜寃不直者雖數十年前事皆千里奔走來訴觀音

努立為剖決一日悉清彰德富商任甲抵睢陽驢斃令郗乙剖之任以怒毆郗經宿而死郗有妻王氏妾孫氏孫訴于官官吏納任賄謂郗非傷死反抵孫罪置之獄王來訴冤觀音努立破械出孫于獄呼府胥語之曰吾為文具香幣若為吾以郗事禱諸城隍神令神顯於吾有睢陽小吏亦預郗事畏觀音努嚴明且懼神顯其事乃以任所賂鈔陳首曰郗實傷死任賂上下匿其實吾亦得賂敢以首於是罪任商而釋孫妾寧陵豪民楊甲

夙嗜王乙田三頃不能得值王以饑攜其妻就食淮南而王得疾死其妻還則田為楊據矣王妻訴之官楊行賄偽作文憑曰王在時已售我觀音努令王妻挽楊同就崔府君神祠質之楊懼神之靈先期以羊酒浼巫囑神勿泄其事及王與楊詣祠質之果無所顯明觀音努疑之召巫詰問巫吐其實曰楊以羊酒浼我囑神曰我實據王田幸神勿泄也觀音努因訊得其實坐楊罪歸其田王氏責神而撤其祠亳州有蝗食民禾觀音努以

事至亳民以蝗訴立取蝗向天祝之以水研碎而飲是歲蝗不為災後陞為都水監官

周自強字剛善臨江路新喻州人好學能文練於吏事以文法推擇為吏泰定間廣西洞猺反自強往見猺酋說以禍福中其要害猺酋立為罷兵貢方物納欵請命事聞於朝特旨超授廣西兩江道宣慰司都事轉饒州路經歷遷婺州路義烏縣尹周知民情而性度寛厚不為刻深民有以爭訟訴于庭者一見即能知其曲直然

未遂加以刑責必取經典中語反覆開譬之令其誦讀講解若能悔悟首實則原其罪若迷謬怙惡不悛然後繩之以法不少貸民畏且愛獄訟頓息民間田稅之籍多失實以故差徭不平自強出令履畝覈之民不能欺文簿井井可攷於是賦役均平貧富樂業其聽訟決獄物無遁情黠吏欲以片言欺惑之不可得由是政治大行聲譽籍甚部使者數以廉能譽於朝選授撫州路金溪縣尹階奉議大夫政績愈著以亟中大夫江州路總

管致仕

白景亮字明甫南陽人明法律善書算由征東行省譯史有勞超遷南恩知州陞沔陽府尹奏最于朝特授衢州路總管先是為郡者於民間徭役不盡校田畝以為則吏得並緣高下其手富民或優有餘力而貧弱不能勝者多至破産失業景亮深知其弊乃始覈驗田畝以均之役之輕重一視田之多寡大小家各使得宜咸便安之由是民不勞而事易集他郡邑皆取以為法郡學

之政久弛從祀諸賢無塑像諸生無廩饍祭服樂器有缺景亮皆為備之儒風大振搢紳稱頌焉景亮性廉介勤苦自奉甚薄妻尤儉約惟以脫粟對飯而已部使者嘗上其事特詔褒美賜以宮錦改授台州路總管卒于官

王艮字止善紹興諸暨人尚氣節讀書務明理以致用不茍事言說淮東廉訪司辟為書吏遷淮西會例革南士就為吏於兩淮都轉運鹽使司以歲月及格授廬州

錄事判官淮東宣慰司辟為令史以廉能稱再調峽州總管府知事又辟江浙行省掾史會朝廷復立諸市舶司艮從省官至泉州建言若買舊有之船以付舶商則費省而工易集且可絶官吏侵欺措克之弊中書省報如艮言凡為船六艘省官錢五十餘萬緡歷建德縣尹除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經歷紹興路總管王克敬以計口食鹽不便嘗言於行省未報而克敬為轉運使集議欲稍損其額以紓民力沮之者以為有成籍不可改艮

殺然曰民實寡而強賦多民之錢今死徙已衆矣顧重
改民籍而輕棄民命乎且浙右之郡商賈輻輳未嘗以
口計也移其所賦散於商旅之所聚實為良法於是議
歲減紹興食鹽五千六百引尋有復排前議者良欲辭
職去丞相聞之亟遣留良而議遂定還海道漕運都萬
户府經歷紹興之官糧入海運者十萬石城距海十八
里歲令有司拘民船以備短送吏胥得並緣以虐民及
至海次主運者又不即受有折缺之患良執言曰運户

既有官賦之直何復為是紛紛也乃責運戶自載糧入運船運船為風所敗者當覈實除其數移文往返連數歲不絕艮取吏牘披閱即除其糧五萬二千八百石鈔二百五十萬緡運戶乃免於破家遷江浙行省檢校官有詣中書許松江富民包隱田土為糧一百七十餘萬石沙蕩為鈔五百餘萬緡宜立官府糾察收追之中書移行省議遣官驗視而松江獨當十九艮至松江條陳曲折以破其誑妄言其不過欲竦朝廷之聽而報宿怨

且冀創立衙門為徼名爵計耳萬一民心動揺患生不測豈國家培養根本之策哉艮言上事遂寢除江西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吉之安福有小吏誣民欺隱詭寄田租九千餘石初止八家前後數十年株連至千家行省數遣官按問吏已伏其虛誣而有司喜功生事者復勒其民報合徵糧六百餘石憲司援詔條革去終莫能止艮到官首言是州之糧比元經理已增一千一百餘石豈復有欺隱詭寄者乎准憲司所擬可也行省用艮言

使蠲之良在任歲餘以中憲大夫淮東道宣慰副使致
仕卒年七十一
盧琦字希韓惠安人登至正二年進士第十二年稍遷
至永春縣尹始至賑饑饉止横斂均賦役減口鹽一百
餘引蠲包銀榷鐵之無徵者已而訟息民安乃新學宮
延師儒課子弟月書季攷文風翕然鄰邑仙遊盜發琦
適在邑境盜遥見之迎拜曰此永春大夫也為大夫百
姓者何幸之大乎吾邑長乃以暴毒驅我故至此耳琦

因立馬喻以禍福衆皆投刃槊請縛其酋以自新琦許之酋至琦械送帥府自是威惠行於境外十三年泉郡大饑死者相枕藉其能行者皆老幼扶攜就食永春琦命分諸浮屠及大家使食之所存活不可勝計十四年安溪寇數萬人來襲永春琦聞召邑民諭之曰汝等能戰則與之戰不能則我當獨死之爾衆皆感憤曰使君何言也使君父母我民赤子其忍以父母畀賊邪且彼寇方將虜掠我妻子焚毁我室廬乃二邑深仇也今日

之事有進無退使君其勿以為憂因踴躍爭奮琦率以攻賊大敗之明日賊復傾巢而至又破之大小三十餘戰斬獲一千二百餘人而邑民無死傷者賊大衄遂遁去時兵革四起列郡皆洶洶不寧獨永春晏然無異承平時十六年改調寧德縣尹而去

鄒巴延字從吉高唐人為建寧崇安縣尹崇安之為邑區別其土田名之曰都者五十五十都之田上送官者為糧六千石其大家以五十餘家而兼五千石細民以

四百餘家而合一千石大家之田連跨數都而細民之糧或僅升合有司常以四百之細民配五十大家之役故貧者受役旬日而家已破巴延曰貧弱之受困一至此乎乃取其糧籍而分計從有糧一石者受一石之役有糧升斗者受升斗之役田多者受數都之役而不可辭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倖免貧困無告之民始得以休息崇安賦役之均遂為四方最邑有宋趙抃所鑿溝溉民田數千畝歲久溝湮而田廢巴延修長溝十里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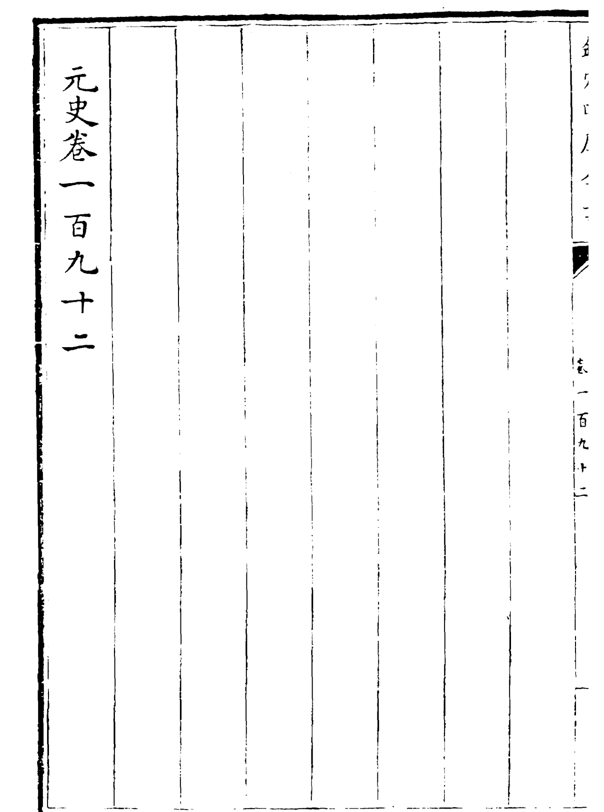
楓樹陂累石以為固溝悉復排遺跡而田為常稔民賴其利安慶路嘗得造偽鈔者遣卒械其囚至崇安求其黨而執之囚與卒結謀望風入良民家肆虐巴延捕訊得其狀即執而歸諸安慶自是偽造之連逮無濫及崇安者於是行省帥府御史憲府咸舉其能選調漳州路判官

劉秉直字清臣大都武清人至正八年來為衛輝路總管平傜役興教化敦四民之業崇五土之利養鰥寡恤

孤獨賊刼汲縣民張聚鈔一千二百錠而殺之賊不獲秉直具詞致禱城隍祠而使人伺于死所忽有村民阿蓮者戰怖仆地具言賊之姓名及所在乃命尉襲之果得賊于汴遂正其罪秋七月虫螟生民患之秉直禱于八蜡祠虫皆自死歲大饑人相食死者過半秉直出俸米倡富民分粟餧者食之病者與藥死者與棺以葬天不雨禾且槁秉直詣城北太行之蒼峪神祠具詞祈祝有青蛇蜿蜒而出觀者異之辭神而還行及數里雷雨

大至秩滿以親老去官侍養

許義夫碭山人為夏邑縣尹每親詣鄉社教民稼穡見民勤謹者出巳俸賞之怠惰者罰之三年之間境内豐足後為封邱縣尹值至正四年大饑盜賊羣起抄掠州縣義夫聞賊至近境乃單馬出郊十里外迎之見賊數百人義夫力言封邱縣小民貧皆巳驚惶逃竄幸無入吾境也言辭愿欵賊遂他往封邱之民得免于難


元史卷一百九十二

元史卷一百九十二考證

王良傳有小吏誣民欺隱詭寄田租九千餘石初止八家　九千餘石江西省志作九十餘石按安福小縣吏所誣民初僅八家恐無欺隱九千石之理然無他本可証令識其疑於此

劉秉直傳為衛輝路總管　原刻作來為衛輝路總管非史傳體今删

